

語絲第一三三期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出版

“William Shakespeare”的卷首

廢名譯

(原著者G. Brandes)

這一年，就是這一年，在羅馬見了米伽爾安格羅（Michael Angelo）之死，在阿凡（Avon）河上斯特拉特弗爾得（Stratford）這個村落見了威廉莎士比亞之生。這人，這意大利的文藝復興的偉大藝術家，他畫了西喀斯特斯第四（Sixtus IV.）所建築的禮拜堂的藻井，彷彿是要被替代了，以這英吉利的文藝復興的偉大藝術家，這人他寫有「利亞王」（King Lear）。

「死」在莎士比亞的生地追及了莎士比亞，是這一日，就是這一日斯萬提司（Cervantes）死於馬得里得（Madrid）。這西班牙與英吉利的文藝復興的兩個偉大的創造的藝術家——致謝於他們我們有了吉訶德先生（Don Quixote）與哈姆雷特（Hamlet），山差邦扎

（Sancho Panza）與弗爾斯塔弗（Falstaff）——竟是一回奪去了。

米伽爾安格羅描繪了非凡的受難的半神（demigods）成一種孤獨的令人對之而肅然的圖像。在陰鬱的詩意上，以及悲苦之卓絕上，意大利沒有第二人可以與之頡頏。

斯萬提司的傑構立於登峰造極的地位，因了他那種上乘的滑稽，——這替世界文學開了一個新紀元。他的造構模型的喜劇的本領，在西班牙也是空前而絕後。

莎士比亞，在熱誠（Pathos）方面直是與米伽爾安格羅比肩而立，在幽默（Humour）上又趕得上斯萬提司。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標準來度量莎士比亞的能力之所抵了。

自從他的天才達到牠的極頂，到現在是三百年，歐洲人對於他却依然忙個不休，彷彿他乃我們同時代者。他的戲，到處演，到處讀，只要是文化所在的地方。然而施行着最大的魔力怕還在這樣的讀者頭上——他的

生成的嗜尚導引他喜於探求深藏在而且宣示於偉大藝術家作品中的一種心靈。「我不讓你走，一直到你在我的面前自白了你，自白了你的秘密，」——這就是奔上莎士比亞的那樣的讀者唇邊的話。一齣一齣的，在可能的範圍以內，按着產生的秩序讀，然後統觀其畢生之作，你將不覺畫出了一個圖像，——這就是那心靈經歷的影子，著作是其經歷之程。

## 蘇萊曼東游記

劉復

蘇萊曼 Sulaymān 是阿剌伯商人，以公元八五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東遊印度中國等地，作遊記一卷。至九一六年（後梁末帝貞明二年），有哈生 Abū Zayd Hasan 者，就所知曉，爲撰補注一卷。一九二二年，法人費朗 Gabriel Ferrand 據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阿剌伯寫本第二二八一號譯爲法文。即依原次分爲二卷：卷一爲蘇氏書，卷二爲哈氏補注。原本

有簡省不可通處，費氏尋繹文義，爲之貫穿一二；或缺略甚多，則爲參據他書，加以增補。凡此之類，均以方弧「」括之。圓弧（）所括，則爲通常注釋；原本頁數，亦分別注明。今重譯是書，體例悉從費本。惟原本開首二十餘行是後人所擬，費本用斜體字印，今則於其所正處用小字註明之。此外如有注釋，亦概用小字，以別於費註。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 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消息

### 第一卷

### 故事的鍊子

這一本書裏包藏着（頁二）一條故事的鍊子（這就是說，中間有許許多多的彼此相關的故事），有邦國的故事，有海洋的故事，有「各色各種的」魚的故事。也有關於大地以及關於世界上種種奇蹟的記述；也說到各邦

國及其已經開墾的部分的地理上的位置；也有關於動物，關於奇物，以及關於別種東西〔的記述〕。這是一部寶貴的書。

這一章書裏所說的是海洋，它的位置是處於西印度，與Sind，與Gor和Maeroel〔國〕（這是說，亞洲東部，在中國以北的地方），與O山（這是個環繞世界的神山），與Sirandib國（即錫蘭），與Abū Hubays所打勝的一個〔國〕，的中間。這Abū Hubays（頁三）是個活到二百五十歲的人。有一年，他到了Maeroe國，看見了哲人Sawah。這哲人把他領到了海邊上，指給他看一條魚，〔魚背上豎着些什麼東西〕，好像是船上的帆一樣。有時候，魚頭透到了水面上，（以上原本缺，後人擬補）那麼，我們就看見了一個很龐大的東西了。有時候，它從鼻孔中噴出水來，我們就看見一大根水柱，和聖教寺的大塔頂一樣高，當海洋平靜，魚類分散在各處的時候，它搖一搖尾，就把魚類聚集攏來；接着是它張開了嘴，我們就可以看見所有的魚都投到它肚子裏去消滅

了，像是投到一口井裏去的一樣。航海人在這一個海洋裏航行，都怕這一種魚；所以到了夜裏，他們都搖着木鬧鈴，像耶教徒〔傳呼禱告的時候〕搖着木鬧鈴一樣，希望這樣鬧了，魚就可以不來靠近船，不來把船打沈。

在這一個海洋裏，有一種魚，是我們所捕的，它的長度（頁四）是二十肘。（肘，古量名，起於肘，止於中指之端，約合今量五十生的米突）我們把它的肚子破開，中間有一條同類的魚。再把這第二條魚破開，中間還有一條同類的魚。這些魚都是活的，會動的；它們的式樣彼此相同。這種的大魚名字叫作Walio。雖然它的身體很龐大，却有一種一肘長的，名字叫作Lack的魚，寄生在它身上。Lack一面做着海洋裏的王，使用它的威力，殘殺一切的魚，一面却被這小魚制服着；因為自從Lack產生的時候起，這小魚就〔附生〕在它的耳朵裏，直到它死的時候為止。這Walio魚也能寄生在船隻上，大魚為怕着這小魚的緣故，所以不敢近船。

這一個海洋裏，還有一種魚，據說它的面孔和人的面

孔一樣，而且還能飛出水面。這一種魚的名字叫作（頁五）*Maji*（或作 *mi*）。另有一種魚在水中伺候着，它候中了它飛出水面以後重新跌到水裏去的時候，就把它吞吃了。這一種魚名字叫作 *ankatus*。其餘的魚，也都彼此互相吞喫。

【據 *Yakubi* 說，中國是一個大國。若然要「從波斯海灣起」，取海道上中國去，就得渡過七個海。這七個海各有各的顏色，與風，與魚，彼此都不相同。第一個海是 *Aras* 海（或稱波斯海，即波斯海灣），起程處是 *Siraf*，止點是 *Rās al-jumujma*（意謂「腦壳岬」，或稱 *Rās al-hadd*，意謂「界限岬」，或「邊界岬」）。這個海是狹窄的，其中有採取珍珠的區處。」

（未完）

## 清雲巫舞

天行

（僑韓瑣談之三）

余以四月五日達漢城。翌晨訪兒島博士，座中悉鳳

舉先生新至，在高橋博士許，因相見於花月食堂；又得知兼士，叔平先生一行將於其夕續至，傍晚七時與鳳舉先生共赴車站接之。七日，同遊朝鮮總督府博物館，四時頃造訪高橋宅。因高橋介，往清雲洞觀韓巫舞。

出總督府前光化門，西北行，經通義洞，孝子洞，而宮井洞，皆廣坦通衢。高橋宅在宮井洞，漸入山路。由高橋宅更西北行，趨坡而登，道東有一院落，位山腰，土垣瓦舍，神社所在也。門懸木牌，曰「同榮社致誠堂」。時晚禱畢，巫他往；高橋覓一韓人招之還，使為演作。

舞所在門內東屋中，狹而長，約二楹。屋東南二壁張神像，西北二面設戶闔。沿壁陳供桌，供事亦如華俗。棚頂有漢字幡幢，惜未能入內審視。神像凡十有一，噴，南壁四而東壁七，惟不獲知其名，詢諸韓人，亦未能道，或不肯告也，茲記其畫狀如次：

南壁自西徂東，

（1）一高麗老人坐，旁立一婦人持食供養狀，

皆現代裝束。

(2) 一高麗婦人立像，手一物，意其為樂器也。(圖一)



圖一

(高麗神像中一婦人手持物形)

(3) 似中國韋馱像。

(4) 似中國釋迦牟尼像，有鬚。

東壁自南而北，

(1) 五神立像，前三後二，皆戎服。

(2) 一女神中坐，旁二女侍者，類中國神像之古裝。

(3) 一男神中坐，旁二男侍者，服裝同右。

(4) 一老人側坐，虎正面伏於其旁；老人裝束

如現代。

(5) 似三菩薩像。

(6) 七神像，前四後三，不辨坐立。

(7) 一狀類蒙古裝人，背倚白馬。

供桌之極北置玻璃匣一，中藏磁娃娃，狀似中國和合，不知作何用者。

巫至，視之年三十許婦人也，衣履固周，想為人禱祀，所得豐厚。更衣，一妙齡女助之。所更衣著，悉自一紅皮紙箱中出之，襲什收藏，似甚典重。先圍藍羅裙，團龍紋；被綠表緋(楊妃色)裏長羅套，兩袖大紅；(圖二)。復罩黑長背褂，加束藍帶；再著大紅羅氅，覆藍紗衫。末又束紅繩，背佩三色荷包，各繡三字，紅曰「就貴男」，黃曰「手發願」，藍曰「所願成」。然後加緋紗冠，黑長飄帶垂兩側。

圖二

(長羅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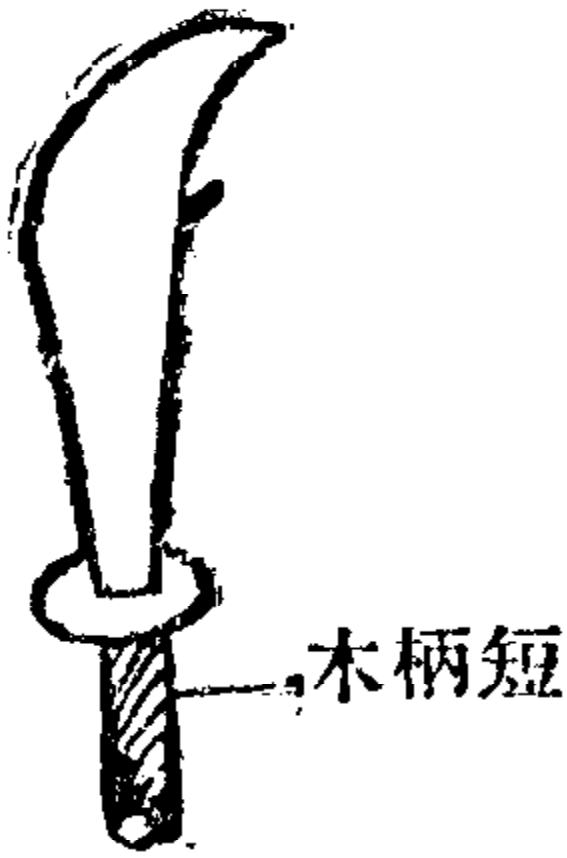
圖三

(紗冠)

巫脫履，登席；樂作。樂具簡單，惟一鼓雙鏡。少女擊鼓，右手執「鼓管」左手無物，鼓以是發音兩端各異，蓋「杖鼓」也。鼓聲則可以「得隆」「琴」兩音擬之。一壯男撲鏡，以其舉手輕重成「丁」「當」二音。樂之緩急，隨舞而變。

巫初舞若力不勝，兩手徐起落，轉身四方備極柔緩，目瞑無所視。既而，右手取腰間垂懸之紙摺扇，（扇上圖神像）張揚舞之，節拍漸趨短速。已乃置扇，取刀叉，右刀而叉左，交相振擊，鏡鼓亦極喧震，巫上下跳躍不已；轟然一聲，衆音俱輟，第一舞竟。（刀叉之形狀如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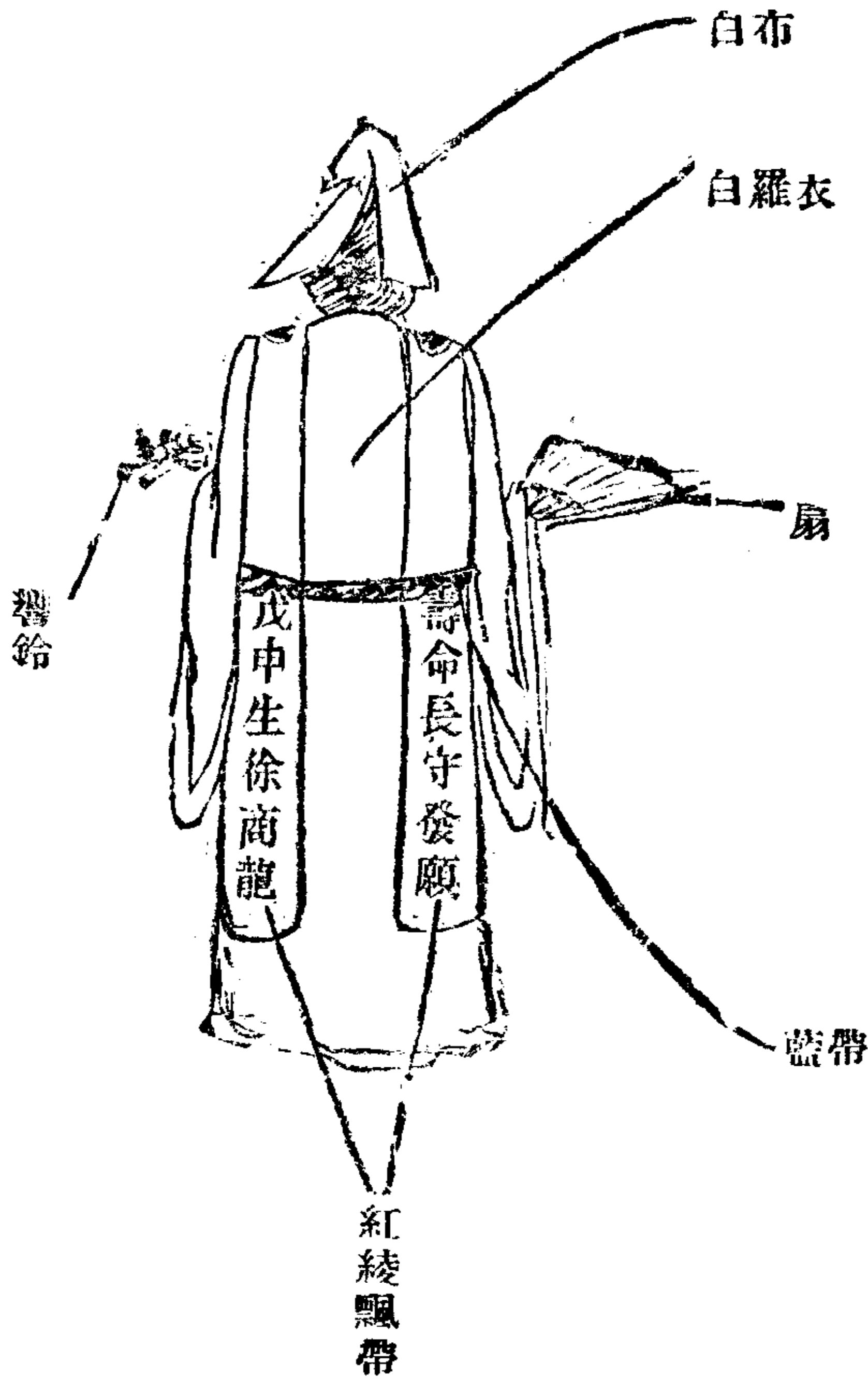
圖四 (巫用刀叉)



次卸所著衣，改圍紅紗裙，牡丹紋；加白羅衣，披二紅綾（寬五六寸）長飄帶，束藍帶。紅綾帶有描金漢字，文曰「壽命長守發願」，「戊申生徐商龍」，垂身後；當肩處有圖識。頭覆白巾。（圖五）以黃絹繫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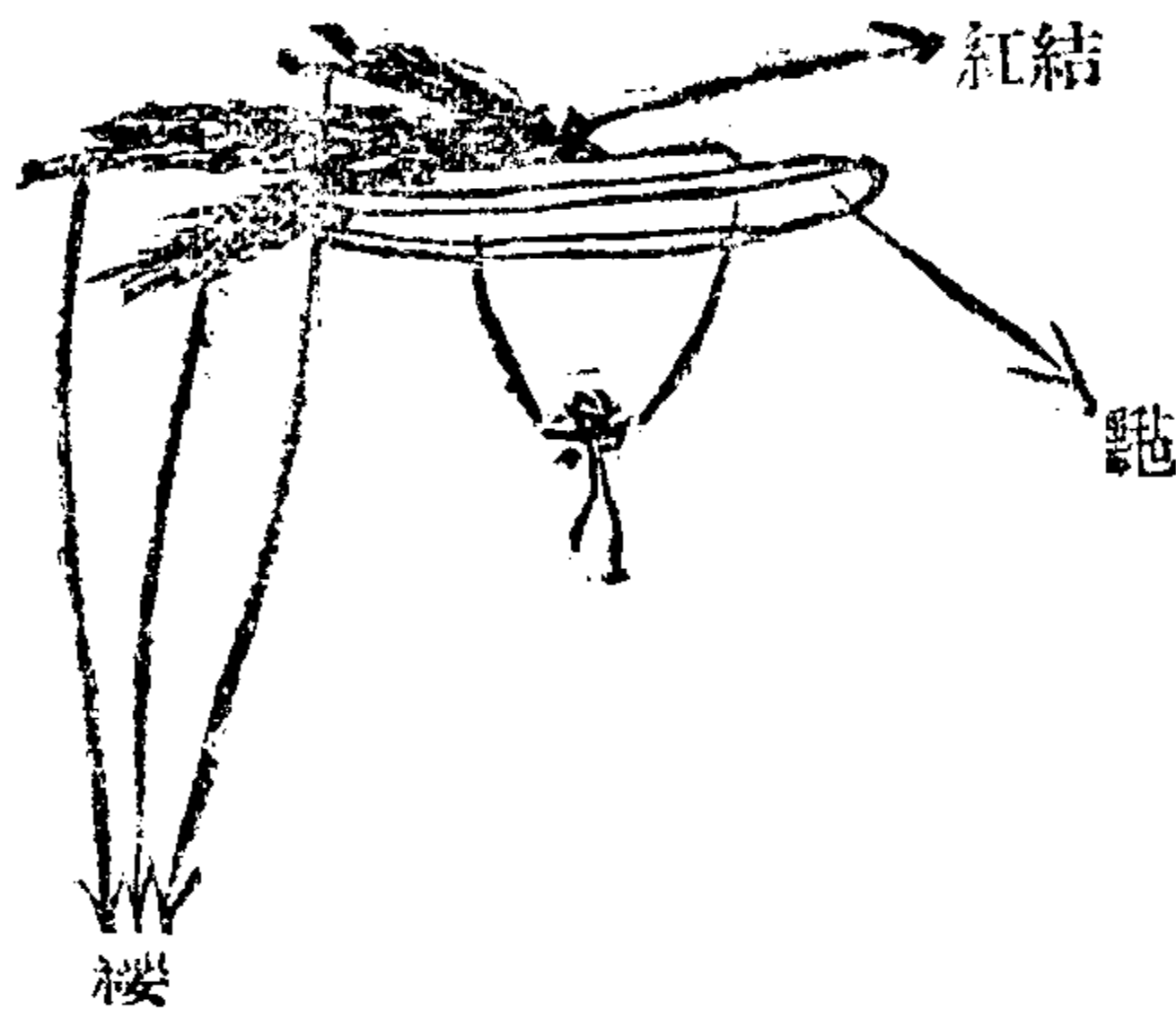
腰間。舞之節調如初舞，惟右手扇，左持響鈴為不同耳。響鈴銅質，一本數歧，柄裹綠絹，舞時頻搖作聲。第二舞畢，復更衣。

（東裝舞二第） 五 圖



第三次更衣，如初次，只至黑長背褂止。冠用毡質，似圖畫中之蒙古帽，頂結如中國小帽，紅絨製，戴紅藍紫三色纓。(圖六)舞如前。凡舞皆惟躍蹈耳。

圖六 (冠用舞三第)



三舞皆為每舞之初節。初舞為祀高麗末期有名將軍崔滢，次舞為祀所謂「上山娘」，末舞為祀所謂「別山娘」。舞罷，巫得勞資十金，而招巫者亦獲一金。於舞所對面有板屋，葺治中，得觀其神軸，悉是金

書漢字，錄目如次：

- 三佛帝釋主位
- 五方神將主位
- 北斗七元大聖君主位
- 萬德高勝山王大神主位
- 城隍大神主位
- 城隍夫人神位
- 以上每種兩軸
- 地藏王菩薩神位
- 冥府十大王神位
- 男盲人神位
- 女盲人神位
- 男倡夫神位
- 女倡夫神位
- 以上每兩種合一軸
- 戶口夫人神位
- 崔滢將軍神位
- 童真菩薩主位



古使馬夫神位

太上老君神位

龍宮阿只氏神位

無學大師神位

同樂后土夫人主位

以上每種一軸

按所謂『同樂』者，蓋板屋有額曰『同樂亭』也。凡神事物品均甚鄭重，似不能暴露。憶初一韓叟展軸於同樂亭外地上，而其壯者促使入室；又巫舞畢，爲之撮影，強勉出階下，亦若不勝兀臬者，或皆以爲將獲神譴歟？

修治同樂亭有二木工；韓民之工藝得觀一斑。適所沿爲橫梁，一老人欲使梁頭平滑，無鋸，亦不用斧鑿，而運斤徐斫，粗礪弗精；技術至笨拙，然此老持之想有年矣！又一老人截斷木頭，不以鋸而用鑿云。

七時許始相偕下山，還至朝鮮ホテル；赴一『更科』家，分別進食『天井』，『月見』果腹。同遊者兼士，

鳳舉，鷹中，小林，高田，高橋，森諸先生，及叔平生叔侄。

後二十二日追記於光化門寓樓。

## 無題之十二

廢名

這回越發回轉頭去了，從原稿卷一第三章鈔一點，講的是「程小林之水壺」那個小林。

小林家所在的地方叫做「後街」。後街者，以別於市肆，在這裏都是「住家人」，其不同乎鄉村，只不過沒有種田。

從他家出來，繞一兩個人家，是一塊坦。就在這坦的一隅，一口井。小林放學回來，他的姐姐正往井沿洗菜，他連忙跑近去，要姐姐給吊桶他，——取水在他是怎樣歡喜的事！然而還得姐姐一路來拉繩子。深深的圓圓的水面，映出姊弟兩個，連姐姐的頭髮也看得清楚。姐姐暫時真在看——

小林把吊桶一撞，影子隨着水搖個不住了。

姐姐提了水蹲在一旁，小林又抱着井石朝井底儘儘的望，一面還故意講話，逗引回聲。姐姐道：

「小林，我說問你——」

他掉轉頭了——

「問我什麼？」

「你把我的扇子畫得像什麼樣子！我又沒有叫你畫。」

「哈——畫得不像嗎？」

「像——像一堆石頭！」

「我是畫石頭哩，——真的我是畫石頭。」

說着很窘。姐姐笑了。

「人家都說我的父親會畫畫，我看父親畫的都是石頭，我也畫石頭。」

「你的石頭是這地上的石頭，不是畫上的石頭。」

「那麼——牠會把你的扇子壓破！」

笑着跑了，替姐姐提了菜籃。

母親忖着他快要回來，在院子裏候他，見了他，卻道：

「怎麼今天放學放得早？」

「你的飯沒有熟就說我放學放得早！」

姐姐也已經進來了。

「拿來媽媽看，——姐姐說我的石頭是地上的石頭！——石頭不是地上的那還有天上的？」

「什麼石頭？這麼爭得起勁。」

「就是那扇子，他說他是學父親畫石頭。」

「畫石頭？這些畫我都捲起來了，藏在箱子裏，你怎麼也翻見了？——不要學這，畫別的好畫。」

「他想是看見石頭容易畫，又用不着顏料，拿墨亂塗就是。」

「容易——那纔不容易！先生告訴我，父親爲得畫石頭，跑到山上，跑到水邊，有時半夜也出去，看月亮底下的石頭。」

「是的，——先生是告訴你要那麼用功讀書。」

母親說着從荷包裏掏出兩枚銅子叫他去買包子吃。  
.....

## 暮春

五

衣萍

這是很精美的一間臥房，牀的對面，擺了一面很大的穿衣鏡。內面有一小間，放着澡盆；房內陳列着軟椅，衣櫃，書桌，電鈴，電話，應有盡有。我到北京已經六年了，這是我第一次住這樣精美而闊氣的旅館。

我打了一個電話到同仁醫院去，告訴李媽，我今晚住在大安飯店。

「小姐已經睡着了。」李媽在電話中說。

我的確有點倦了，掛上電話機，便倒在牀上，牀前的穿衣鏡裏現出我自己可憐的孤單的影子。

我想：要是她沒有病，也住在這裏，是怎樣的快樂呀，我們將雙雙的躺在牀上，對着這光明的穿衣鏡，在這光明的電燈底下.....

然而可惜她不在這裏，而且又病了，而且病得利

語絲

第一百三十四期

害。.....

不知道她今晚發不發熱，肚中是不是繼續的痛？...

上帝呀！但願她.....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用手術？.....

有危險沒有？.....

假如有危險，怎麼辦？.....

可憐，我們還沒有結婚！.....

結婚又算得什麼？我們是永久戀愛的。.....

假如她死了.....

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死的！.....

然而真死了呢？.....

我也要死了：沒有她，我不能生活！.....

L老師已經走了，不知道他那瓶毒藥，曾帶走了沒

一點，就會死。不知道那瓶毒藥還放在書架上沒有？我

將去偷了來。.....

短刀.....毒藥.....

短刀.....毒藥.....

二七一

戀愛……死……

我愈想愈煩燥起來了，我抱着牀上的潔白的被褥，我覺得被上彷彿有刺似的，刺得我難受。我彷彿肚餓，我記得我沒有晚餐，但我不想吃什麼。我坐了起來，按了一按電鈴，叫僕人來了一杯咖啡。

好，似血一般濃的咖啡！

我需要抽煙，我叫僕人去買了一筒三炮台。

我喝乾了濃的咖啡，抽着煙，走出房門，在休息室裏踱了一會，順便走進閱報室裏去。

在閱報室裏掛着的，有羅素與勃來克女士的相片。原來這一對到中國來的戀人的哲學家，也在這個旅館內住過的。

我亂翻了半天的報，上面無非載着些南北討赤的新聞，我覺得沒有滋味，便在沙發上躺下了。我抽着煙，看着一縷一縷的煙輕雲淡霧似的從我的口中出來，暫時感覺舒服。然而我平時是不會抽煙的。

一個女郎走進來了，是剪了髮的，身上穿着有黃色

的蜘蛛網似的條紋的淡綠色的長袍。瓜子臉，裝束以及一切舉動，正像我的病了的愛人，不過略胖了些。

這是誰家的小姐，到北京來玩的罷？我抽着煙，瞪着眼想着。她在我的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了。她低着头翻看報紙，兩腿交叉地坐着，並沒有半分小家處女害羞的神氣。

她的確是美麗，愈看愈美麗了，最動人的是她的流動的眼睛，在報紙上旋轉着的。如果我的愛人沒有病，而且肥胖一點，就可以同她一般的美麗了。我想。

自己的愛人病在醫院裏，在這裡偷看旁的女郎，是怎樣的不可饒恕的罪惡呀！我又想。

我踱出閱報室了，然而當我冒着罪惡回頭瞧她時，她的目光也正在那裏注視着我，報紙是雜亂地擺在她的膝上。

誘惑，美的罪惡的誘惑呀。我躺在床上，然而我的心却更不能平安：

爲了美而冒犯罪惡是有價值的。……

我對於我的愛人不應該不忠實。……  
偶然的相逢，怎樣可以發生意外的痴想？……  
自己的愛人還病在醫院裏：唉！……  
那是誰家的女郎？我應該知道她的姓名。……  
那樣想，就是罪惡！……  
呀，明天……可怕的明天……  
如果她明天就……  
如果她死了，我應該像 Dante 一般的，爲她做一部神曲。……  
呵，我的 Beatrice！……  
那也是無聊……神曲……無聊的文字……  
如果她死了，我把她葬在西山之巔，我便終生住在那裏，看守着她的墳墓。……  
死者不可復生……  
無聊……自殺……L 老師……毒藥……  
如果我也一同死了，我一定寫下遺書，叫朋友把我們倆葬在一起！……

然而那也是無聊，就是雙雙的葬在一起。死人不能言語，不能擁抱，不能 *embrace*，不過是一對骷髏罷了，不久將變爲塵土。……  
愛情是永久的。火不能燒掉牠，水不能冲散牠。……  
：那有什麼憑據呢？……  
那也是說謊，做夢，欺騙！……  
戀愛……結婚……  
一切都是虛空的虛空！……  
那可愛的女郎，不知姓甚名誰？有愛人沒有？……  
我不能那樣想！那是罪惡！……  
但願我的醫院裏的愛人明天平安……  
我的煩雜的頭腦，想得似乎發燒了，但我即刻知道自己並沒有病。在光明的電燈底下，從牀上對着前面的穿衣鏡一望，我很奇怪我自己臉龐的腴紅，而且似野草般的鬍子有三天沒有刮了，嘴唇的上下長着一個黑圈，似乎不很雅觀。然而我的愛人已經進了醫院了，還要刮什麼鬍子呢？我很想安定自己的心神，把牀上的電燈捻滅，

緊緊的閉着眼兒，在黑暗中，似乎穿着黑衣的女郎正婀娜地站在我的面前，耳畔更髣髴聽見她的呻吟的聲音。我忍不住喊了出聲：「我的寶寶！」

「有愛人的人是不應該生病的。」

我把電燈又捻開了。數着窗外的沉重而遲緩的鐘聲，已經是兩點鐘了，午夜已經過去，而我的左右的房間裏，忽然先後都鬧熱起來！

這邊是胡琴聲，開始唱着「噯，噯，呀，……」的小調聲；那邊是唧唧噥噥的男女的談話聲；接着是嘻笑聲，戲弄聲，似乎在澡盆裏搗亂的潑水聲，鐵牀搖動聲，我凝起神來細聽，然而又聽不清楚。

「你們這些狗男女！這些可咀咒的東西！」我忍不住暗暗地罵了起來。

把被兒推開了，我找出日間帶來的幾本書，然而我隨手拿着的却是一本金瓶梅。這是怎樣誘惑而又可愛的書籍呀，我不能細看，只能抱着書兒冥想了：

是初春的一天晚上，時候已經不早了，她洗了腳，

又洗了下身，赤着腳在房中走來走去，似乎就要睡覺了。

我說：「寶寶呀！你洗乾淨了，我歡喜你。」

她聽了，橫了我一眼，說：「我不要你歡喜。」然而我知道她心中是快樂的。

我說：「寶寶呀，你要睡着了嗎？讓我給一本書你看！」

「什麼書？你還有什麼好書！」

我隨手便拿出我日間在琉璃廠買來的金瓶梅。她一看書的名字和繪圖，便很生氣的把牠丟在床下了。

「這樣的書就應該燒了。」她說。

然而，最後的結果，這部書並沒有燒，而且我們倆是躺着在床上同看完了，整整的看了一晚。

呵，那最可紀念的一晚！我們同居已經半年了，只有那一晚，我們是赤裸裸地從上床一直抱到天亮。

我把手中的金瓶梅丟在枕邊，再也不能翻開一頁

了，我覺得渾身都熱了起來，似乎牀下在燃燒着火爐似的。我不能再躺在牀上了，便穿了拖鞋，走出房門。

休息室已經沒有人了，然而樓上樓下的房間仍舊很熱鬧，那裏狗男女都正在行樂呢。可咀咒而又迷人的春夜呀！我信步走進閱報室去，剛進門，便失驚地退了出來。

「先生，還沒有睡嗎？」說這話的中年黑臉男子是飯店裏的賬房，我初進飯店時領教過的。

然而他的身旁却坐着那美麗的剪髮的女郎。他們都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她穿了淡紅色的睡衣，赤着足，更顯出她的天真和斌媚。

疑雲佈滿了我的心頭，我退回自己的臥房了。

他們是不是父女？照剛纔的神氣，不像，因為他們正在蜜語，而且她是那樣赤足露肉的風流神氣呀，簡直像一個妓女。她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

如果是妓女，呵，那樣迷人的美麗的妓女，我應該……我不該失却這僅有的機會！……

那是罪惡，趁自己的愛人病在醫院的時候……管什麼呢！一輩子只敢愛一個女人的男子是傻子！我忽然決心的站起來，按一下電鈴。

一個睡眼朦朧的僕人進來了。

「你們這裏有沒有妓女？」我問。

「有……」

「那剪髮的，是不是？」

「是！」

「叫她來！」我興奮地說。

「是。先生，打茶圍呢？還是住夜呢？打茶圍，五元；住夜，十元。」僕人很恭敬地說。

「打茶圍。」

## 六

她坐在我的牀邊椅子上了。她已經脫去睡衣，穿着湖色的短衣和短褲，沒有穿裙子。精赤的足上已經套上絲襪了。香雲吐霧地抽着香烟，越顯出她的可愛和斌媚。這樣美麗的女郎，想不到却是一個供人玩弄的妓

女！

「貴姓？」我握着她的手，問。她的手很熱，很白，而且很光滑，正同常握着的我愛人的手一樣。

「姓葉。」

然而我立刻疑心她是在說謊，我恐怕她並不是真的姓「葉」罷。做妓女的人還肯將真姓名告訴人嗎？然而這有什麼關係，虛偽和美原是不可分離的。

「你真美！」我不由的頌揚地說。

她微笑了，笑容裏面似乎奇怪我的傻。

我越看越像了，她的整齊剪短的頭髮，那明星一般的流動的雙眼，那鮮紅的嘴唇與整齊而潔白的牙齒，不正像我的病院中的愛人嗎？只是她比她健康而肥胖一些罷了。瞞着自己的愛人，在外面私戀着妖蕩的妓女，究竟是不可赦的罪惡，而况可憐的她還在病中呢？說什麼「你死……我死」的話！原來都是虛偽。我不由的更想起她平常常說的話：「你們男子都是靠不住的！」

我暫時沉默了，然而我的手還是握着她的手。

「先生，從那裏來的？到京裏有什麼公事？」

這問題教我更羞慚了，然而我只得老實說：「我就住在西城。因為我的女人病了，住在同仁醫院，所以我暫時住在這裏……」

「你的夫人也是女學生嗎？」她不等到我的話說完，就插口。

「是。」我的心內一轉，接着問：「你也是女學生嗎？」

「是。」

我不相信女學生會當妓女。然而眼前陳列着的正是現實的標本，我有什麼法子否認呢？

「你在什麼學校讀書？看來你年紀還很青罷？」

「我今年二十歲。我在……」她停住一會，又說：「哈，我的學校，不告訴你。」

呵，她比我的愛人少一歲，算是她的妹妹罷。如果有這樣美麗的妹妹……如果她知道她的妹妹是在當妓女？……如果這妓女就是她的妹妹？……



我很原諒她不肯說出她的學校的名字。

「你累了，到牀上來躺一會罷。」

她毫不遲疑的躺在我的牀上了，然而她不肯和我同躺在一個枕兒上。

「你還怕羞嗎？」我的手忽然伸到她的懷裏去了。

「初次見面，規矩一些罷。」她連忙躲開我，然而她的柔軟的乳已經握在我的手裏了，那迷人可愛的像饅頭一般柔軟的乳呀，正像在我愛人的身上常摸着的。

我終於感着羞慚。我說：「你爲什麼幹這件事？你爲什麼不好好的讀書？你家裏有什麼人？」

「你，你不是偵探，幹麼這樣盤問我？」她似乎不很高興。

「我是替你可惜。」

「謝謝你的好意。」她虛僞的笑了。

我抱着她，正同抱着我的愛人似的，我說：「你不該當妓女！真危險！梅毒！」

「你不該嫖妓女！真危險！梅毒！」

我被她說得不能開口了。

「你這小滑頭！」我用手呵她的膈肢窩，她忍不住地笑了，然而我的心是酸的，我想起在醫院裏的病牀上

的愛人。

房外沉重的鐘聲又響着了，已經四點鐘。左右房間中的喧嘩的聲音也沉默了，一切都休息在夜的濃睡裏。

「我倦了，想睡。」她揉揉眼皮，說。

「你就在這裡睡，好不好？」我相信我說這話時並不會含着什麼意外的奢想。

「也好。」她想了一會，又說：「只是倦了。」

我忽然想起我的衣袋裏只有八元的鈔票了，我知道這是不能留她住夜的。

「你倦了，回去睡也好。」

「Good-bye！」流利而嬌滴滴的英語，從她的口裏說出來，她站起來想走。

我一手拉着她，我說：「你家裏究竟有什麼人？」

「只有媽媽，旁的什麼人也沒有！」她鬆開我的手，再說一句：「Good-bye！」

她已經走出房門了，還回轉身來，向我點頭微笑。我斗然想起，即刻從衣袋裏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追上去說：「這個給你！」

她毫不推辭的拿了鈔票走了。

我的確也十分疲倦了罷。躺在牀上，抽着剩餘的三

炮台香烟，似夢非夢的，回憶着過去剝那間的事情。唉，美麗而可愛的姑娘，爲了你的迷人的斌媚，我背着我的愛人，犯了從來未曾犯過的罪惡了。然而這是我自己願意的。黑夜快要過去了罷。在醫院裏呻吟着的我的愛人，身上的熱是否已經退盡？腹痛是否已經停止？明天是否要用手術？用手術時有沒有危險？在這些煩惱的迫切的問題上，又加上你這初次相識的意外的問題了：你的賣淫，一定是爲了貧窮。爲了你的媽媽，爲了你自己的學費和衣食，你纔來幹這下賤的皮肉的生活罷？你爲什麼不找一個正當的職業？你爲什麼不找一個可以供給你的愛人？我自己的薄弱的知識和能力，還不夠解決你的生命的問題之謎。然而在這樣婦女職業不發達的經濟制度壓迫之下，我知道我的願望的空幻。那些依賴愛人以生活的女郎，比之可憐的你，在人格上也許更下賤更卑劣罷？你是零買自己的皮肉，她們是整批的一次賣掉了。你這美麗而可愛的女郎呀！你的美麗的肉體不久將摧殘了，中毒了，潰爛了，你的受難的生命也許將短促的像露水一般的容易消滅罷。我禱祝你的可憐的靈魂的潔白與安寧。你和我的在醫院中的愛人，正是一般美麗而且可愛的呀！我有什麼能力呢？同是在這萬惡

的經濟制度，階級制度，資本主義的惡魔腳爪底下掙扎的人！

沉沉的黑夜快要過去了。我們生命上的黑夜何時纔過去呢？危險或是平安的消息已經近了，我將去預備我的短刀或七毒藥，要是我的醫院中的愛人……

「先生，信哪！」

僕人在牀前連聲的喊着，我朦朧地睜開眼來，朝陽從窗外照到牀上，從僕人手裏交來的是她在醫院裏用鉛筆寫着的信：

小寶寶：

從你走後，這一間房子裏立刻更沉寂了。我厭惡那光明的電燈，叫李媽將電燈捻滅，但是我見了黑暗，又覺得害怕。因爲沒有可愛的你在我的旁邊呀。我於是又叫她將電燈捻開。

醫生拿藥給我吃，接着又是看護婦試溫度，我覺得肚痛好了些，熱也漸漸退了。躺在床上想看書，李媽又不許我看，閉着眼兒癡想，腦子格外興奮。再也睡不着了！我只聽見索索地老鼠的聲音，又聽見第幾病室裏的小孩的哭聲。我想：要是媽媽在我的旁邊，我一

定要哭了，要是你在這裏，我也一定要哭了。因為覺得沒意思，睡在這裏呵！

外面水管子滴水聲，那樣綿綿的滴水聲，使我想到了杭州的雨天——簷下的滴水也有這樣的勁兒。接着又想到杭州街道上的一塊一塊的石板，被雨沖洗的干淨滑溜的樣子，有許多行人，撐着雨傘，穿了釘鞋，在石板上走出許多細碎的響聲，呀，我彷彿又到了杭州一般。

我在床上轉側了一夜，不曾安睡，然而我相信我的眼睛是閉得很緊的。所以今早睜開眼來，覺得酸痛難受。

窗外有兩株洋槐，——濃綠的葉層層的覆蓋了，陽光偶然穿到牠們的空間，或是反射，顯出很美麗的檸檬黃的顏色，於是我又想檸檬的香味了。從樹的空間也可以望到對面的高樓，高樓的紅牆，一格一格地黑色的窗，我很閒暇的躺在牀上望着，反覆的數着；其中我最愛看的，還是洋槐樹上的幾串白花。

我的脖頸很吃力，因為躺着看。

我的熱已經退盡了，而且腹中也不痛了。只是沒有力氣些。我覺得有些餓，不知道能否吃東西。

李媽在煮粥了。我只望你快來呢。

你的寶寶。

倚床。

我快樂地跳下牀，按了一按電鈴，僕人匆忙地來了。我高聲地說：

「打臉水來！……算賬！……僱一輛洋車，到同仁醫院！」

（小記）從四月二十至二十五日，我生傳染病，——白喉——在山本醫院住了六天。起初四天天天發熱，只得昏沉沉地躺着。後兩日熱退了，喉嚨也能夠吃東西了，便躺在床上用鉛筆亂寫，爲了消遣醫院中的寂寞，結果寫成這篇冗長的東西。出醫院後，本來想刪改一番，爲了忙着粉條黑板的生活，終於沒有餘裕的時間。現在只得用原稿發表了。這是一篇沒有價值的小说！老實的公子小姐們，你們看了這篇不成東西的小说之後，千萬不要太認真！

衣萍記

五，七。

## 閒話拾遺

三八 新名詞

豈明

革命家主張文學革命，把改造國語的責任分配給文人，其實他們固然能夠造成新文體，至於造出新名詞却大半還是新聞家的事，文人的力量並不很大。然而世上的新聞家大抵與教育家相像，都是有點低能的，所以成績不很高明，有時竟惡俗得討厭。例如「模特兒」與「明星」這兩個字，本是很平常的名詞，一個是說人體描寫的模型，一個是說藝術界的名人，並不限於電影，而且因了古典文學的 *poet* 的聯想，又別有一種優美的意味，但經上海的新聞家一用，全然變了意義，模特兒乃是不穿褲的姑娘，當然不限於 *Atelier*（美術習作室）裏，明星則是影戲的女優，且有點兒惡意了。在我們東隣文明先進國的日本，關於這一點也不會表示出多大的進步。十七八年前文學上的自然主義這名稱，即因道學家的反對而俗化，後來幾乎成爲野合的代名詞，到近來這幾年始漸廢止。一方面英語譯音的新名詞忽然盛行，

如新式婦女不稱 *Atarashiki Onna* 而曰 *Modan Gaalu*，殊屬惡劣可笑，其他如勞動節之稱 *Meedee*，情書之稱 *Laduletta* 之類，不勝枚舉，有一種流行的通俗雜誌，其名即爲 *King*，（大抵是說雜誌之「王」罷？）此種俗惡名詞在社會上的勢力可以想見了。有本國語可用而必譯音，譯又必以英語爲唯一正宗，殊不可解：學會英文而思路不通，受了教育而沒有教化，日本前車之鑒大可注意。近來東大的藤村博士主張中學廢止英文，我極表贊同，雖然這不是治本的辦法，但治本須使大家理性發達，則又是一種高遠的理想，恐怕沒有實現的日子也。五月十六日。

三九 「嫁亦恆情」

少珊

在鄰近的村莊裏——就拿 N 村來代替吧，T 先生總是該村的有體面人物。某寡婦是他下輩，兩月前她曾經託人向 T 先生說明想再適之意以後，當時 T 先生就大發雷霆，叫聽差將她叫回，搬着他小時熟讀的小學集註，大講女德，並引「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古人遺留的國粹來證明；據說，他爲講這個原故，還坐了幾個通夜。這末一來，在 T 先生已經煞費苦心，指望她從此改過自新，庶幾可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效果。却不料言者諄

諄，聽者渺渺，她依然要嫁。

在最近，T先生忽而毅然決然底自動的把她嫁了。同時，還對外人有這一段很有精彩的問答：

「以前你不是不準她嫁嗎？如今怎麼便讓她嫁了？」

「因為她終於要嫁，不如早些叫她走；況且聊齋上說過，守固佳，嫁亦恆情。」

「爲什麼還要五百塊錢？」

「自然要用錢：賣豬還賣幾個錢，況是一個女人，可以白白的送掉嗎？」

從上面的事件裡，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舊道德，卽道學家的，有產社會的「道德」上，女子與貞節是什麼東西，試以公式申明之：

1. 失節 + \$500 = 恆情，

2. 女子 = 豬。

民國十六年五月十日，於河南孟縣。

## 胡進士的傳單

豈明先生：

我寫這信的緣故，是因爲我們開封城近日發生了一

件極奇怪的事：就是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地發見了「一道天書」，——不，是一張傳單。這一張傳單竟能闖動全城的慈善家，道德家，迷信家的注意，這似乎是空前的事（？）啊！

至於那張傳單裏面究竟說些什麼呢？今我特意把牠錄在這裏以供衆覽。

北京胡進士死去七日還陽傳說四字關聖帝君觀音大士降諭今歲五谷豐登人民多災四月初五日瘟神下界損人一半九月更多此係山東歷城縣帶來數字不信者吐血身亡若有虛言天誅地滅有人抄送一張可免一身之災抄送十張可免一家之災見而不傳得病無救

□ □ □ □ □

倘有患病者用硃砂黃紙照抄四字火化用酒冲服愈矣

這個傳單我是五月三日纔見到的。自那日以後，若每一到街上，就見許多「見而不傳得病無救」的話，在牆上惡狠狠的貼着，並且牠的跟前還有許多人在那裏爭先恐後的抄寫！

這傳單傳到我家是在八日，當時我的家庭就要我多抄幾張，以免全家之災，而倔强的我終於沒抄半張，因

此還激成一個小小的風波。

據說這件事，是出發在北京的；不知先生可曾聽說過沒有？

五月十四日，陳善於開封。

登明案，這個胡進士的事雖說是出在北京，我却沒有聽到過，因為該進士（倘若有）大約也總是什麼善社的社員，與我們是很有趣生疏的。這種傳單或者也會有，不過我沒有看見：北京街上的傳單，格言，捷報等，貼在牆上牌上的東西，實在太多了，令人看不勝看，記不勝記，走過去只見一大片的「除暴安良除暴安良除暴安良」……，不知道有若干個，眼睛幾乎看花了，所以即使有胡進士的傳單在那里，也不容易辨別出來。至于說是空前，那確是大疑問，據我所知道，實在是「古已有之」的，今鈔錄山西義和團傳單以資比較。（行款照舊，原物現寄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

「關聖帝君降壇由義里香煙撲面來義和團得仙庚子年刀兵起十方大難人死七分大法悲災可免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兩張免一家之災見者不傳故說惡言為神大怒更加重災善者可免惡者難逃知不傳

鈔者等至七八月之間人死無數鷄鳴丑時纔有人間善惡天有十怒一怒天下不安寧二怒山東一掃平三怒湖水連天四怒四川起狼煙五怒江南大荒旱六怒遍地人死多一半七怒有衣無人穿若言那三怒南天門上走一遭去戌亥就是陽關定六月十九日面向東南焚香七月廿六日向東南焚香庚子義神拳戌寅紅燈照內午迷風起甲子必來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紅燈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雙月（原一行）

庚子纔算苦等到乾字號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代紅布為記面向東南方祭（原一行）之大吉人死大半傳一張免一身之災傳十張免一家之災（原行）（原空行）

孔聖人 張天師 傳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傳並無虛言

修功德無量矣

再，胡進士傳單中有四個怪字，因恐印刷局為難，只得割愛了：好在我還記着，如有人想用酒沖服者，可以專函奉告，這里姑且寫作四個空格罷。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